WTO:如何摆脱被边缘化?

杨 宁 胡珹心

巴西人阿泽维多获推选，接任世贸组织总干事 （图片来源：**新华社**）

5月14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总理事会批准罗伯特·阿泽维多为下任世贸总干事，阿泽维多将于今年9月接替现任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未来4年的“掌门人”。

阿泽维多是继泰国人素帕猜后第二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WTO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金砖国家”的总干事。他的当选被媒体解读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角力的缩影”。

影响乏力，很尴尬

虽然是“众星捧月”，但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这位未来的总干事可谓“任重道远”，“一个严峻的问题是，阿泽维多上任后能否重新振兴WTO。”英国《金融时报》说。

多年来，WTO虽然在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外界对WTO“边缘化”的质疑声却不绝于耳。

WTO多哈回合谈判已经历时12年，由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存在严重分歧，谈判自2001年启动以来走走停停，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多哈回合谈判几乎成为“鸡肋”。

与此同时，WTO框架外双边和多边贸易层出不穷，迄今WTO成员间签署的双边和地区自贸协定已超过300个。在这一背景下，WTO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趋弱，并面临被“架空”的危险。

此外，全球贸易增长乏力。2012年，全球贸易额仅增长2%，是1981年有记录以来第二差的成绩，尚不及全球经济增长率。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评论说，“正当全球经济需要强有力的引导之时，WTO却形同虚设。”

众口难调，陷困局

有着“经济联合国”之称的WTO为何变得疲软?

“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是WTO裹足不前、多哈回合谈判屡屡受挫的主要原因。”《纽约时报》文章分析道。

评论认为，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寻求义务与权利相一致的话语权，但却很难得到。并且，现行的WTO贸易制裁措施存在一定的弊端，很多发达国家利用WTO对新兴经济体进行贸易制裁，迫使新兴经济体从多边贸易体制中退出，转向区域贸易。

在号称“发展回合”的多哈回合谈判中，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和诉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2012年，25个国家的农业团体集体写信，要求停止多哈回合，因为其中的农业谈判照顾了发达国家利益，而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另一方面，则是自诩为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制定者的老成员不愿与后来者平等对话，拒绝分享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而发达国家拒绝分享权利的方法，就是建立TPP、TTIP、EPA等由美欧日主导、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参与的区域贸易协定，将新兴国家排除在新的国际通商规则和体系之外。

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欧债危机阴霾不散的背景下，资金成为各国摆脱危机的“救命稻草”。因此，拥有资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挑起大梁，成为经济危机中的“救世主”，而仅仅拥有贸易监督、管理职能的WTO则很难在经济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导致WTO“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唤醒活力，有出路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羁绊”WTO多年的多哈回合谈判成功，那么到2015年，即使不考虑生产力提高的因素，贸易自由化也会给全球带来每年近3000亿美元的利益。

前景美好，但是WTO想要摆脱乏力，离不开日益崛起的新兴国家的参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腾认为：“新兴国家已从全球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月，WTO总干事拉米在接受法国《星期日报》采访时表示，“未来10年间，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2.5%左右，而新兴国家的增长率将有望达到6.5%。贸易领域也将发生类似变化。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将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0%左右，南北贸易额占30%，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也将占30%左右。”

然而，南方国家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北方国家的没落，正如联合国《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所说，“南方需要北方，但是北方也越来越需要南方。”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不是一场“零和”的博弈，而是共赢的选择。

分析认为，想要实现共赢，需要WTO成员摒弃狭隘的利益原则。发达国家需要“忍痛割爱”，松绑一定的话语权；新兴经济体也应更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这样，双方才能共同推动国际贸易“巨轮”前行。

美国与日本的“同床异梦”

杨子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出的“安倍经济学”药方，美国默许了，至少没有在公开场合宣称这是汇率操纵，七国集团的会议也给日元贬值开出了绿灯。

在历史观问题上，日本也以为美国会为自己发放“通行证”。但这点日本政客错了。安倍晋三13日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美国国会发布的日美关系报告做出了回应，称“我国的想法未得到充分的理解，这点非常遗憾”。

此前美国国会调查局发布一份报告，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持“修正主义历史观”，为公认的“强硬民族主义者”。安倍及其内阁在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令人担忧，可能会破坏地区关系并由此损害美国的利益。

日美同盟并不意味着二者不会“同床异梦”。美国的利益表现在，它希望盟友通过恢复其经济引擎的角色，成为自己在东亚的一个支柱，以便美国推行一种接触中国的政策，而不希望自己的盟友活在过去。

这从战后的美国政策就可以看出来。二战后的美国为了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扼杀日本的战争潜力，在初期实行的占领政策中对日本过去的历史和传统全盘否定。只是在冷战后，美国为了拉拢日本而调整了这一政策。

但日本的领导人并不想对美国言听计从。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想法让其对过去的“辉煌”产生怀念。然而要达到这种目的，日本的政权面临着两大课题，一是摆脱战后的历史观，二是摆脱战后的防卫和安保体制。

无论是安倍本人的“侵略定义未定论”，还是之前内阁成员的集体拜鬼，无论是首相谋求集体自卫权的想法，还是右翼势力如石原之流的拥核言论，都显示了一种试图摆脱美国的姿态。

这也难怪，为什么《华盛顿邮报》在上月底会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强调日本的侵略历史“不容置疑”，称安倍试图修正历史是“自我毁灭”。《华尔街日报》也发表文章，批评安倍否认侵略可耻。因为美国不能容忍日本破坏美国建立的战后体系。

毕竟，作为盟友，美国需要对日本是否出现一个稳定的领导层而保持戒心，也需要对日本的走向保持警惕。因为安倍的新政府包括了相互抵触的势力：在经济领域,有人主张旧式的出口导向的政策,有人倾向开放市场,参与全球治理。在外交领域,有的主张日本在同美国的密切协作中扩大其安全作用，另有一些修正的民族主义者,对日本的战争史有着极具危险性的顽固看法。

对美国来讲，能为美国提供协助的是一个复兴的日本，而不是一个让过去同未来混淆不清的日本。

但日本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从目前看来，他们好像认为只有回到过去才能找回日本的未来。下一步，就看安倍怎么选择。如果这种选择与美国相悖，美国会同意吗?

超音速客机何时“重返蓝天”?

林 灏

据国外媒体报道，日前美国宇航局正在对波音公司研制的新型超音速客机的模型进行测试。该测试旨在测量这种新型超音速机型的性能、安全以及噪音水平。

超音速客机重回公众视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物了。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的“协和超音速客机”于1976年1月21日就已投入商业飞行。

它的各方面优势“深入人心”。从伦敦飞往纽约只需要3个半小时,相比之下,亚音速飞机需要8个小时,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乘客的时间。因为伦敦和纽约时差有4个小时,所以此航线的乘客喜欢开玩笑地说:“我还没出发就已经到了。”

由于相当一段时间内未发生任何事故,协和飞机获得了“全球最安全客机”的称号。

但是好景不长，它给人们带来的惨痛教训同样“刻骨铭心”。2000年7月25日，法国航空公司的协和飞机于巴黎戴高乐机场附近发生空难,113人罹难。法航停飞所有协和飞机,适航证被收回。人们顿时对其安全问题心生畏惧。

然而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次严重的空难让这场“客机革命”搁浅,协和客机存在的一些其他问题在当时也日渐突显。

超音速飞机突破音速期间会产生音爆，其带来的危害成为超音速飞机的“软肋”。飞机作低空超音速飞行时,不但地面的人畜能听到震耳欲聋的巨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严重的还可以震碎玻璃,甚至损坏不坚固的建筑物,造成直接的损失。

以巴加沙冲突期间，以色列空军曾经多次夜间对加沙城实施音爆袭扰,有报道称震坏了350个门窗,造成了儿童的恐慌。

另外,高额的成本使得机票价格相当不菲,以当时巴黎至纽约往返机票价格为例,协和飞机售价9000美元,比普通客机的头等舱还贵25%。

诸多问题让人们不禁对此类客机“重返蓝天”深表怀疑。另外,商业航班及公务机的内陆超音速飞行也受到严格控制。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标准禁止任何能够造成“声波扰动”的飞机飞行。

目前，缺乏事实数据证明新一代超音速客机的设计和推进装置确实能够降低音爆的危害，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超音速飞机早已在战斗机领域得到广泛使用,但自2003年以来超音速客机全线“下架”的十年里,超音速飞机在客机领域仍未投入使用。

然而,科学家们的“步伐”从未停止。新型超音速飞机概念设计日臻完善，预计可在2030年至2035年间投入运用。NASA计划于2035年在空间旅行计划中让它派上用场。

人们对超音速客机重获昔日“辉煌”的信心需要重建,未来客机的“超音速化”依旧是指日可待的。

未来超音速客机概念方案(新华网)

纽约举行『土耳其日』活动

5月14日，来自土耳其的乐队在纽约大中央车站演奏。当天，美国纽约举行“土耳其日”活动，介绍土耳其的传统文化、艺术、饮食及旅游等信息，并为伊斯坦布尔申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造势。

新华社记者 王 雷摄

英国会脱离欧盟“单飞”吗?

曹德超

据外电报道，当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在华盛顿讨论新的美欧贸易协定的裨益时，一场关于英国是否退出欧盟的“风暴”正在酝酿。

脱欧论再起

关于英国脱离欧盟的争论已不新鲜。今年1月，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能够赢得2015年大选，将最迟于2017年举行脱欧公投。这使得争论暂时得以平息。

然而近来，保守党内阁高官频频发难，公开支持英国脱离欧盟，英欧关系再次成为焦点。

《华盛顿邮报》指出，英国教育部长戈夫和国防部长哈蒙德均表示，如果现在英国进行脱欧公投，他们都将投赞成票。BBC则报道称，至少7名内阁部长私下与戈夫达成一致。伦敦市长约翰逊也对BBC说，英国应该做好退出的准备。此前，英国前财长劳森为《泰晤士报》撰文，同样呼吁英国退出欧盟。

另外，英国民间对脱离欧盟也很期待。英国商会上月的一项调查显示，18%的英国企业赞成完全脱离欧盟。《金融时报》更早的民调显示，高达50%的受访者希望英国退出欧盟。

显而易见，脱离欧盟是英国政界、商界和民众当中的一股潜流。如今，保守党内高官的发难使得这股潜流正在演变为“漩涡”，而且来势汹汹。BBC甚至认为，英国首相卡梅伦正面临“内阁危机”。

“新仇”加“旧恨”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保守党会在此时爆发脱欧争论?

这当然跟英国与欧盟由来已久的深层矛盾分不开。《金融时报》曾分析称，一方面英国想维持自由市场和主权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欧盟却以更加紧密的政经一体化为目标，而欧元区危机则迫使这种利益分歧走向公开化。英国不想受欧洲一体化的约束，也不愿为救助欧洲承担更多责任。欧盟正成为英国的“鸡肋”，英国保守党内的疑欧派趁机大做文章。

5月1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新闻发布会上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讨论脱离欧盟的公投。

（Chip Somodevilla摄/**盖蒂图片社**）

不过，英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才是这次“风暴”的直接导火索。

英国脱离欧盟的争论已经从英欧之间的外交博弈转变为英国国内的政治博弈。卡梅伦提出的公投时间表有一个关键节点，即2015年大选。可以说，现在英国关于脱欧的争论很大程度上都是“剑”指大选。

上周，以脱离欧盟为政治诉求的独立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表现出色。BBC分析认为，如果保守党不能让公众相信它在脱欧公投上的严肃态度，保守党可能会在下次大选中败北。

而据《联合早报》报道，英女王上周公布的立法提案中，并没有与脱欧公投相关的法案。这让卡梅伦的公投承诺显得虚无缥缈，使得选票向独立党那边流失。保守党内对大选形势心存担忧的戈夫、哈蒙德等强硬派高官，很难对此泰然处之。

难成局外人

内阁频频“找茬”,卡梅伦则紧急安抚。据《金融时报》报道称，卡梅伦已在周二草拟了一份脱欧公投的法律草案。英国真的会迈出脱离欧盟的那一步吗?

卡梅伦曾表示不反对公投，但在公投之前应先就英欧关系与欧盟进行谈判。他的策略很明确,既要尽量避免脱欧的话题,又要借此在欧盟当中谋取更多权益。草拟公投法案,更多是出于团结政党的考虑,并非是为了推动公投。

况且《金融时报》分析称,这个法案通过的几率微乎其微，因为保守党的盟友工党和自由民主党都反对脱离欧盟。

此外，英国是否脱离欧盟已经不只是关乎英国自身利益的问题。去年,在英国“脱欧论”初露端倪之时,默克尔曾发表讲话,称英国是欧盟的一个重要成员国,并试图挽留英国。此番“脱欧论”再起,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不甘沉默。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英国在采取任何退出的步骤之前,应该先试着修复与欧盟的关系。可见，美国以及欧盟内部的主要大国都不会坐视英国退出。

所以,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英国很难成为欧盟的局外人。

正如《每日电讯报》所言，争论毫无疑问将会继续。但在英国最终决定之前应该彻底反思英欧关系，是以合适的条件留在欧盟，还是另立门户。